

## Apyang Imiq 程廷 〈大腿山〉



### 作者簡介

#支亞干部落  
#太魯閣族  
#地方創生  
#文字工作者  
#同性戀

一個多月前，去馬來西亞分享創作，被主持人問自己會不會排斥被稱為「原住民作家」，我說不會啊，如果自己的存在可以豐富這個標籤，那也滿好的。

我只是剛好是一名原住民，剛好喜歡支亞干，所以很自然地用喜歡的方式喜歡而已。

不管標籤不標籤，方便不方便，分類不分類，我還是在這裡寫寫寫。

### 得獎感言

〈大腿山〉這篇創作，取材幾年前聽到的一則「部落八卦」，現實比小說更精彩，血淋淋地不知道如何處理，於是文字斷斷續續，書寫超過一年。

記得剛投入寫作時，分不清散文還是小說，真實和虛構沒有邊界，有時候整篇主題縈繞一個虛構場景，周邊支架卻全是真實，有時則相反。

到了自己愈來愈會寫散文（也很愛寫），拿捏出邊界尺寸後，反倒懷念起過往那段不需弄懂虛實，順其自然地建構心裡所想的時光了。

近期的創作，有一種回到過往的感受，那樣迷戀某種氣氛，投射想像，情感寓言，卻又限制於自己設下的某種運作規則下，那樣的創作，很好玩。

謝謝陪伴創作的支亞干，謝謝室友，還有自己。

原住民少女嫁給大許多歲的老男人，早期是很廣泛遍及各族的事。在現實與報導的故事敘述上，總摻有些無助無奈、物質交換與淡淡的關於青梅竹馬的感情拉扯。而遠離部落原鄉的畫面，電影《老莫的第二個春天》是一個原型；報導文學《山地眷村》是一個樣態。但當我們以為退伍老兵與「山地少女」的故事已然遠颺的時候，〈大腿山〉卻忽然又重新說了關於「原住民少女」嫁給一個老她很多歲的男人的故事。

同樣是紓緩老家經濟壓力，同樣是嫁給老很多歲的男人，同樣是少女別無選擇地順從家長安排，但〈大腿山〉的老男人是一個大學教授，且故事拉回少女Kimi的原鄉記憶與經驗；日常生活裡大腿之間夾著的軟玉與老男人巨大的陽具，讓這小說也有了現實與過往的拉扯，既渺遠清淡又真實無語。

## 大腿山

火車到站，Kimi抬頭看一下遠方那片裸露白色岩石的山，哇，更白了、更大片了。還是小女孩的她曾用食指對著那片山，在空氣中使勁揮舞，像畫圖一樣，在蒼鬱的綠色底圖紙上，抹上一層層乾淨的白色，巨大的大腿山被塗上厚厚的藥膏。

大腿山，哈哈，她心裡笑了一下，其實沒有人這樣稱呼那座山，只是payi<sup>1</sup>曾經告訴她，用那長滿皺紋的手，指著Kimi瘦小還沒發育的大腿：

「Btriq, Btriq ka nii, 大腿，這裡叫做大腿。」Payi再把手指向後方那座山。

「Btriq, Btriq ka nii uri, 山，這裡也叫山。」

山有很多名字，dgiyaq、daya、yama……都是山：一整片山、分不出形狀的山、日本人說的山；Btriq指的是三角形的山，從頂端往下，從高處往低處，山的形狀從尖變鈍，從細變寬，寬得必須用手張開來擁抱的地方，就叫做Btriq。

她慢慢走出車站，兀自站在門口發呆，享受風涼涼地吹，她用紅色絲帶把頭髮盤起來，露出漂亮的脖子，風吹在髮絲上一陣癢癢的感覺。

1 payi：太魯閣語，女性耆老之意，這邊指的是祖母。

哥哥明明說好會來接她，火車只是誤點7分鐘，他走了嗎？還是沒來？Kimi耐不住性子，看著頭頂的大太陽，盤算著走回部落差不多半小時，也還好吧，總比臺北木柵市場前那條小巷子，走5分鐘都令人覺得難堪，覺得厭惡。

離開部落的時候15歲，就在這木造斜屋頂的車站前方，payi握著她的手，眼淚在眼眶打轉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，好像魚刺卡在喉嚨，如果手上有刀子，她想用力劃開來，把魚刺取出來，讓payi把話說清楚講明白。

她逃避payi的眼神，遠望那座大腿山，白色的土石流，白色的瀑布，砂石車還在搬石頭嗎？記憶裡龐大的卡車經過家門前，連水溝裡的紅線蟲都會躲起來，payi養的黑嘴狗依偎在路邊吠叫，揚起的灰塵像瘟疫一樣籠罩整條筆直道路。

火車站前有一條小小的商業街，步行不到5分鐘，無數家山產店：阿美、添丁、青葉、縱谷傳香……餐廳裡的野味來自部落，菜單上標準的國字，山羌是pala、山羊是mirit、山豬是bowyak，山蘇是sruhing……只要用「山」字開頭，味道自帶新鮮又充滿野性，吸引許多Teywan<sup>2</sup>前來。

Payi曾說Kimi像山羊，一雙腿細細長長，又愛爬上爬下，專挑難的高牆走，她卻不希望自己是山羊，至少是一條魚，順著水流往大海。

筆直商店街聚集很多Teywan，穿越過去就是Ngayngay<sup>3</sup>的住家，接

2 Teywan：太魯閣語，漢人的統稱。

3 Ngayngay：太魯閣語，客家人。

著是蔓延山上和山下的Ipaw<sup>4</sup>。

每一種人有自己的邊界：ngayngay居住在山邊及外側的田區，跟族人一樣務農為生，他們跟著日本人進來，等日本人走了以後住進他們留下的菸樓和積木房子。他們田裡豐沛的水源引自部落南邊的Yayung Qicing<sup>5</sup>——陽光照不到的溪，Kimi和那群野孩子戲水玩樂的地方。

國家幫他們搭建整齊又方便的渠道，清澈的水蔓延數公里，永遠不間斷，水田錯落，綠油油好幾片。Yayung Qicing的水經過部落卻無法灌溉自己的農田，地比水高，看得到水卻吃不到水，旱田水田，我們和ngayngay最大的區別。

Teywan<sup>6</sup>住在省道兩側和車站的商業區，診所、雜貨店、五金行、木材行、西服店和眾多的山產店都是他們經營，初始全因大腿山後方的伐木事業聚集而來，伐木鐵軌沿車站往部落的山上爬行，日本人走了以後，鐵軌被族人拆掉賣給teywan，取而代之一條蔓延60公里的林道。

林道迂迴穿越大腿山，是檜木扁柏的運輸道，也是野狼125奔馳的山產之路。山羌、水鹿、山豬、猴子、竹雞……獵人們一包一包送給車站旁的山產店，一道道桌上的美食。

伐木停滯後，一群ipaw因採礦及修築臺九線，跟著軍隊一同進駐，他們的房子沿鐵路關建，每一間都是方形洞穴，門窗小小，像田裡的

4 Ipaw：太魯閣語稱外省人為Ipaw，為華語「義胞」之諧音。

5 Yayung Qicing：太魯閣語，清水溪。

6 Teywan：這裡的Teywan，專指閩南人。

工寮。Ipaw的足跡遍布平地和山區，甚至在大腿山的登山口，設下管制站，儼然一座小部落，餐廳、卡拉OK、檳榔攤、雜貨店，他們緊握山上，帶來一台台卡車走過的粉塵和噪音。

從前，payi常帶著她去大腿山底下的輔導會賣菜，一群難看的Ipaw聚集的地方，他們普遍有些年紀，手臂上刻有殺朱拔毛或是鯊魚刺青，其中一個斷了小拇指，舌頭卻像多1條，2條舌頭的老黃，負責開路及挖礦工人的食物，收購支亞干新鮮的蔬菜和山產。

他總是咬文嚼字說難懂的話，國小教室上國語課，有幾句寫在黑板上的成語，就從老黃嘴巴吐出：妖言惑眾、事半功倍、一無是處……字句抑揚頓挫，他張嘴：「黃花閨女要不要當我太太！」

黃花閨女要不要當我太太，多像老孫也會說的話。

Kimi的丈夫老孫，「老」到配得起這個字，老黃是他的軍隊同袍，在部落炸山挖石頭，他則在臺北木柵教書教哲學，白紙上寫一堆Kimi看了也不會懂的字。「你懂馬克思嗎？沒關係，反正也不用懂，你不是大學生，也不會當教授。」老孫盯著她讀出白紙上的教學筆記，「長得標緻漂亮就好，會燒菜就好，這樣很好。」手溫柔地撫摸Kimi的屁股，她骨盆下意識地往另一個方向挪動，到底有多好，到底什麼時候身體才能適應。

每一個在床上的夜晚，Kimi的思緒像闖入兒時的田間遊戲，他們在田裡抓青蛙，腳印踏在混濁的泥地，追逐跳躍的雙腳，青蛙後腿張最開，

向前逃竄，他們雙手等在稻根，青蛙撞上之前，一個一個放進塑膠袋。

內臟不用清，水滾了放進去，哥哥袋子一倒，Kimi鍋蓋立刻闔上，青蛙在熱水裡跳舞，青蛙不會叫，Kimi也不會叫，在床上發不出聲音。

「叫啊，老婆，幹，老婆叫啊，我屌很大吧，夠緊的，啊……叫啊！」老孫幾乎像搖著尾巴的狗，哀求她施捨一個聲音，一個key。Kimi不是沒嘗試，但聲音到了喉嚨就蒸發，像青蛙一樣，身體的溫度高速攀升，也許會死掉，老孫的屌像一根粗壯又厚實的杵，但無論怎麼使勁地搗，Kimi這個白就是撞擊不出聲音，打不出黏膩可口的年糕。

第一次和老孫見面正是在大腿山，Kimi和payi騎著機車去賣菜，箱子裡裝滿田裡的地瓜、青江菜、大白菜、龍鬚菜……，還有老黃指定要的山羌肉，生鮮最好，流滿塑膠袋裡血肉模糊，鈔票就再多一張。Payi要她乖乖坐在機車上等，不准跳下來，不准進屋子，更不能跟這裡的人說話，Kimi點點頭。Payi解開綁在機車後面的蔬菜箱，箱子抬到肩膀上，走進輔導會旁邊的餐廳。

老孫遠遠地從河邊走來，影子被太陽曬得拖到溪流一般長，湊近時，連同他布滿皺紋的雙手，隨流水碰觸Kimi的肩膀「小妹妹幾歲了？」她趕緊從機車上跳開，眼睛隨著頭上的流籠線頭滑到對面大腿山，停留在光滑觸目的採石場，她的雙腳站立在河邊，夏季沒有颱風的水平平靜靜，風吹在她赤裸的雙腳感到一陣黏膩。老孫跟著她的腳步來到眼前「要吃牛奶糖嗎？」他從口袋抓出一把糖果，方方正正地擺置於手掌，黑板上的加減乘除。

Kimi緊張地拿一顆，拆開包裝紙，把糖果塞進嘴巴裡細細咀嚼，聲音小到只剩水中石頭撞擊的聲音。老孫從頭到尾盯著她，從腳趾到頭頂，再回到上下左右搖晃的雙唇，「小妹妹真的很漂亮啊，眼睛那麼大，幾歲了啊？有16歲了沒？」老孫在太陽底又問了一次。

\*\*\*

下午4點，夏天的太陽依舊炎熱，Kimi走過熟悉的街道，龍眼粒粒分明，樹木和農田有垂直水平的隱形線，按照位置謹慎布置。離開漢人社區，轉進通往部落的小徑，眼前景象驟變，盡是高低錯落的樹冠和雜草：茄冬樹、樟木、梧桐，葉片亂七八糟卻又自由自在，偶有母雞帶小雞在一旁啄蟲吃。

馬路前方冒起海市蜃樓，實在太熱了。摩托車的撕扯聲從後面傳來，她回頭看，遠方一個年輕男生打著赤膊，嘴裡叼著菸，微長的捲髮在空氣中糾結，害羞的她低下頭，看雙腳的影子在冒煙的柏油路交換前進。

機車停在她身邊，「要不要載妳？」Kimi眼睛看著他，熟悉的臉孔長得好精緻，五官挺立，眼睛深邃，唇上和下巴伏貼稀疏的鬍鬚，講起話顯得輕浮卻又自然率性。

「上來啦，還有一段路呢，妳會走到蒸發喔，太陽會吃掉妳，我載妳啦。」他暴筋的前手臂駕著摩托車，厚實的肩膀像Btriq，胸肌寬大兩片，小腹微微凸起。Kimi對這樣的模樣感到熟悉，不是做農就是綁鋼筋，像哥哥，也像部落其他男人。

她還在猶豫不敢動，「上來啦，多難啊，又不會抓妳去賣！」男人右手拉著她往車後甩，機車再次啟動，Kimi的臉燙得像排氣管。

「你是怎樣，認不出我囉？Ayung啊，才去臺北幾年，眼睛就壞掉囉，我是Ayung啊。」他一邊說話一邊回頭，鬍渣卡在肩膀，左手抓肚子，右手按住機車龍頭。

「原來是你，我認不出來了啦！」Kimi腦海裡翻出那一個個赤裸地橫條肋骨，從前還那麼乾扁，現在Ayung全身像長齊的樹豆，一顆顆斗大又有活力，滿是青春氣息。

「怎麼那麼久沒有回來，妳回來幹嘛？不是結婚了？老公沒有一起喔？」Ayung的問題是一陣陣迎面而來的風，有些可以停留，有些寧願撇過頭散去。

「你話好多！」Kimi乾笑，「我payi生病，才會回來啊！」她的雙手擠在Ayung寬大的後背，保留空隙讓風繼續吹。

「哇，那時候才國中畢業，現在變得那麼漂亮，又會打扮，去臺北果然不一樣……還有香味，擦香水吼，太漂亮小心被吃掉喔。」Kimi聽著輕浮的話，心裡反倒覺得舒服。

「你呢？結婚了沒？」Kimi問。

「結婚喔，算了吧，那麼麻煩，都是錢錢錢，交女朋友還比較自在，我女朋友很多喔，妳要不要也當我女朋友，就算妳已經結婚也沒差啦，大家都說他老到可以做你阿公，我還比較適合！」Ayung的嘴巴像樹葉一樣毫無節制，沒有規則地亂竄。

「你白癡！」Kimi大笑。

「到啦，妳家到了……」機車駛到家門口，沒等話說完，Kimi迅速跳下來。

Ayung拉住她的手腕：「難得回來一定要再約，跟妳說，我山上蓋了新工寮，我爸死後，沿著那條稜線上去全部都是我的獵場，都是我的地盤，妳來，可以烤火，可以吃肉，小喝幾杯，還有……我們小時候玩過的那些石頭，我的山上超多，我蒐集好多，放在竹床底下，妳記得嗎……？」

Kimi不知道第幾次暈紅了臉，甩開手掌，什麼都沒說，迅速跑進矮小的房子之中，跑進那些難忘的回憶之中。

大腿山的對面，是一座平坦的山腹地，上面一處payi種田的天地，她和payi一起工作時，一個人發慌就撿田裡的軟玉，這個山頭處處軟玉，圓的、扁的、長柱形，鑽了洞的、敲掉半邊的，摸起來平滑柔順，像黑嘴狗的背脊。

好幾次，她摸了摸圓柱那塊，再偷偷塞進雙腿之下，玉石被她的

雙手搓揉得有些溫暖，碧綠色的表面上浮起一顆顆小黑點，像難以化解的情緒，長久地淤積在喉嚨，她伸手滑過去時難以言喻，好喜歡這種感覺，樹葉在唱歌。

Payi好幾次問她為什麼每次蹲在梧桐樹下，肚子痛還是挖田鼠洞，小心被人說在找香菇。「我撿石頭回去玩跳房子啦。」她模仿山下那群小孩，假裝自己喜歡跳房子，敷衍回應。

他們都是一股野勁，Kimi也是，她根本不喜歡跳房子，她更喜歡玩追逐遊戲。有次，Ayung和幾個小男生丟掉上衣，喊叫脫衣服跑得比較快，Kimi看著猛烈起伏的胸膛，精實的肋骨更顯修長，像筆直的檳榔樹，兩顆小黑點像按鈕，她毫不客氣跟著脫，沒多久就被payi拉著耳朵拖回家。

\*\*\*

「外銷是不檢點，出去賣的啦！」

「外銷是去賺錢，那些日本人多喜歡我們的女生，你看那個Yuli家的房子，不就這樣蓋出來。」

「外銷沒有不好啦，我外婆以前就說要結婚就要嫁給Ipaw，比較不會這麼辛苦。」

Kimi兒時就和玩伴不斷討論「外銷」的事，很多姊姊、阿姨被送去

美國、日本或是臺北，大家都說他們是去「外銷」，用太魯閣語唸出來變成Waysiaw，好像本來就屬於族裡該有的字。只是沒想到自己最後也變成Waysiaw，外銷到木柵。

剛到臺北木柵的那段日子，Kimi怎麼樣都睡不著，她受不了老孫總稱讚她長得漂亮，雙手總搓揉她的臀部，好像她全身沒有其他地方可以觸摸了，夜晚難熬，白日更難熬。

Kimi被囑咐清掃家裡，洗衣煮飯，等老孫教完書回來。她走過道南橋去木柵市場，地板溼溼滑滑，味道五味雜陳，攤販挨著攤販，鮮魚肉塊還有服飾手飾，悉數擺在同一個視窗之中。認出她的人喚孫太太，認不出她的人說妳山地人，妳番仔，山地人肯定要吃肉，大腿肉好不好，買一斤回去吃啊，花蓮來的番仔……。

市場二樓有一間圖書室，她偶然發現這裡竟是唯一可以安靜的小天地，躲避那些難以遠離的標籤。她學著其他人坐在沙發上翻報紙，在層架上解開秘密。她常翻閱家庭健康及衛教的書，認真檢索那些夫妻性事的文字和圖片。

從沒有人告訴她結婚後應該如何面對床上之事，她一直以為大腿之間只有Ayung和那些撿不完的軟玉，就足夠供應彼此永不停歇的歡愉，來到臺北，她卻怎麼樣也喚不回從前該有的快樂。

老孫給她錢，要她買衣服，要她擦口紅，假日上館子吃水餃；老孫叫她老婆，在她脖子上吐一口難聞的氣，還有那粗大的陰莖，夜夜化身

莽撞的斧頭往她身上砍，她把自己想像成堅硬的黑板樹，那些鄉公所列植在路旁的行道樹，砍完之後發出噁心的屍臭味，像木柵市場，像潮濕陰暗的景美溪，像老黃手中收到的那些山羌肉，堅持不要用火燻乾，生皮活肉的騷味直衝天際。

正是老黃將她像一只平躺的山羌送入老孫手上，每一次Kimi跟著payi去大腿山，老黃兩隻眼睛打量又打量，低頭跟payi小聲說話，話語拼拼湊湊，有一些她聽到，有一些她沒聽到，沒聽到的那些隨部落其他人的嘴巴逐漸完整。

老黃對payi說：「Kimi國中快畢業，已經算大人了，你們家也不能光靠妳一個人種菜賣菜，收購山產，妳兒子出遠洋多久沒回來了，妳媳婦去了臺北就不見，現在這也是一種方法，讓小妹妹過更好的日子啊！對方是大學教授，怎麼樣都是讀書人，一定是大拇指的幸福啦。」老黃從大腿山下來，頻繁出現在家中客廳，搭配送不完的果乾、肉乾和高粱酒，最終讓Kimi坐上火車離開。

\*\*\*

Ayung常來找Kimi，頭幾天說邀她唱卡拉OK，Kimi幾次說payi生病沒心情，或是被哥哥攔住，說妹妹都已經結婚就放棄吧，山上那麼多山羊，你偏偏找她幹嘛，放過她吧。後來幾夜，Ayung索性趁著夜晚在Kimi的房門外丟石頭，Kimi始終不願意打開窗戶，害怕斗大的星星就此全部落地。

某天，Kimi在窗戶底下看到一整排的軟玉，按照大小整齊排列成一直線，她發楞著看圓滑的表面，陽光曬得晶瑩剔透，卻遲遲不敢用手觸摸，怕就此回到那個她和Ayung兒時的遊戲。

小時候，她常和Ayung偷偷地潛入高大深邃的玉米田，他們折掉那些乾掉或半乾的玉米葉，整齊地鋪在玉米和玉米的間距之中。Ayung不知從哪找來山棕和月桃，更大片更柔軟的葉子，他說這樣更舒服哦。他們用雙手蓋了一座小工寮，一張屬於大地的床褥，一個個短暫夏日午後的秘密基地。為了不讓大人們發現，蓋好了又拆，拆好了又蓋，反反覆覆卻樂此不疲。

陽光浸流於兩人之間，他們把蒐集好的各種軟玉從口袋裡拿出來，放入一旁從山上引流的水桶裡。山水沁涼，Ayung把水潑在她臉上，Kimi笑著捏他黑色的奶頭，Ayung抱著她在舒適的床上打滾，月桃葉有一種浪漫的香氣，Ayung拿白色的花輕輕放在Kimi頭上，Kimi折山棕葉的尖頭繼續玩弄他的黑色鈕扣，「是不是這樣很舒服啊？」倆人異口同聲，邊笑邊說，邊說邊遊戲。

Ayung選一顆圓滑的軟玉，大小像香菇，放入口中慢慢吸吮，口水像溪流潰堤，衝破唇齒間，Kimi接過那一顆香菇，安靜地放入赤裸大腿之間，頭頂上的月桃花片片碎落，涼風在玉米葉之中窸窣窸窣。Kimi注意到Ayung額頭左方，有一條血管鼓脹得好像無數台卡車正載運著砂石，汨汨地來回穿梭，連帶肩膀上的鎖骨，摸起來堅硬地像開山刀。

「我們可以躺在這裡一輩子嗎？」Kimi問。

我們可以像老人家一樣在山上過夜，數算天空中還有幾顆即將掉落的星星，撿更多美麗的軟玉，當作我們的寶物，放在枕頭下，玩我們永遠停不了的遊戲。還有，永遠不用再進去大 thigh 山。

「好啊！好啊！好啊！」Ayung對著玉米天空大喊。

Kimi把軟玉一顆一顆地收進口袋裡，此時，門外又再度響起Ayung的叫喚聲。